

粵雅堂叢書

魯 雜 史

石洲山詩話

自敘

自乙酉春迨戊子夏巡試諸郡每與幕中二三同學隔
船窗論詩有所剖析隨手劄小條相付積日既久彙合
遂得五百餘條秋閒諸君皆散歸又屆報滿受代之時
坐小洲石畔日與粵諸生申論諸家諸體因取前所劄
記散見者又補益之得八百餘條令諸生各鈔一本以
省口講而備遺忘本非詩話也時乾隆三十三年九月

二十四日覃谿

石洲詩話卷第一

大興 翁方綱

入唐之初永興鉅鹿並起而鉅鹿氣骨尤高

王無功以真率疎淺之格入初唐諸家中如鸞鳳羣飛
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然非入唐之正脈

劉汝州希夷詩格雖不高而神情清鬱亦自奇才

李巨山汾陰行末四句明皇聞而掩泣曰李嶠真才子
也此事互見明皇傳信記及鄭嶠津陽門詩注而一以
爲將幸蜀登花萼樓使樓前善水調者登而歌之一以

爲過劍閣下望山川忽憶水調辭二條小異○漢武秋
風辭此結四句脫胎所自也用其意而不用其詞特爲
妙麗至老杜渼陂行竟用其辭而並不相犯乃尤妙也
此卽詞場祖述可覘古人之變化

李巨山詠物百二十首雖極工切而聲律時有未調猶
帶齊梁遺習未可遽以唐人試帖例視

薛少保驅車越陝郊一篇卽杜詩所謂少保有古風得
之陝郊篇者也古風蓋指擬古詠懷之體今觀此詩依
然阮公遺意也可見唐初諸公原有此一種直至陳拾

遺乃獨用此格直接古調耳此可見少陵之於唐賢處
處尋求古人門戶

詩有可以不必分古今體者如劉生驄馬芳樹上之回
等題後人卽以平仄粘聯之體爲之豈應別作律詩乎
在初唐人則平仄又未盡粘聯者尤可以不必分也

伯玉感遇詩朝發宜都渚一章乃正合古樂府巫山高
之本旨後人作巫山高詩皆不如此

唐初羣雅競奏然尙沿六代餘波獨至陳伯玉肆兀英
奇風骨峻上蓋其詣力畢見於與東方左史一書

石沙言
伯玉薦邱覽古諸作鬱勃淋漓不減劉越石而李滄溟止選其燕昭王一首蓋徒以格調賞之而已

伯玉峴山懷古云邱陵徒自出賢聖幾凋枯感遇諸作亦多慨慕古聖賢語杜公陳拾遺故宅詩云位下何足傷所貴者聖賢正謂此也今之解杜者乃謂以聖賢指伯玉或又怪聖賢字太過何歟

杜必簡於初唐流麗中別具沈摯此家學所由啓也

沈雲卿龍池篇大而拙其勢開啓三唐而非七律之盡

善者盧家少婦一篇斯其佳作

沈宋律句勻整格自不高杼山目以射雕手當指字句
精巧勝人耳

沈宋應制諸作精麗不待言而尤在運以流宕之氣此元自六朝風度變來所以非後來試帖所能幾及也盧鴻一嵩山十志詩似是騷裔而去騷郤遠此不過自適其適而已

張燕公秋風樹不靜君子歎何深卽杜之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所本也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卽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所本也杜於唐初前哲大都攬其

石洲詩話卷一
三
菁英不獨原本家學

曲江公委婉深秀遠出燕許諸公之上阮陳而後實推
一人不得以初唐論

明順德薛岡生序南海陳喬生詩謂粵中自孫典籍以
降代有哲匠未改曲江流風庶幾才術化爲性情無愧
作者然有明一代嶺南作者雖眾而性情才氣自成一
格謂其仰企曲江則可謂曲江僅開粵中流風則不然
也曲江在唐初渾然復古不得以方隅論

近時粵中所刻曲江公集頗未精校卽如開卷載蘇子

瞻一詩其詞之俚不知出誰附會其金鑒錄之僞則阮
亭皇華紀聞已辨之

王尉灣詩句張燕公手題政事堂殷璠謂詩人已來少
有此句至其終南山一篇亦自超雋非復唐初諸公平
池之製

崔侍郎湜白鹿觀詩捧藥芝童下焚香桂女畱卽杜金
華觀詩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所本也芝童桂女仙
人玉女皆以仙靈之類爲辭不必確有所指近時解杜
者頗穿鑿可笑

讀孟公詩且毋論懷抱毋論格調只其清空幽冷如月中聞磬石上聽泉舉唐初以來諸人筆虛筆實一洗而空之真一快也

崔司勳票疾有似俠客一流

崔司馬國輔詩最有古意如悵矣秋風時余臨石頭瀨更何必以工於發端目古人乎

齊梁遺音在唐初者長篇則煩而易濫短篇則婉而多風如崔國輔五言小樂府是也

崔司馬樂府殷璠以爲古人不及然下簾彈箜篌不忍

見秋月不如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故侵珠履跡不使玉階行不如畫眉猶未竟魏帝使人催也其故難以言詮○故侵珠履跡一句阮亭以爲直用庾詩然視庾尤巧矣

盛唐之初若獨孤常州及薛侍郎據皆遒勁雄渾少陵之噶矢也侍郎曾與少陵同登慈恩寺塔今其詩不傳○邱庶子爲祖員外詠則右丞之先聲也

右丞五言神超象外不必言矣至如故人不可見寂寞平陵東未嘗不取樂府語以見意也豈獨唐子西語錄

始以樂府取給詩材乎

今之選右丞五古者必取下馬飲君酒一篇七古則必取終南有茅屋一篇大約皆自李滄溟啓之此元遺山所謂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碙砆者也

古今詠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極固不必言矣然此題詠者唐宋諸賢畧有不同右丞及韓文公劉賓客之作則直謂成仙而蘇文忠之論則以爲是其子孫非卽避秦之人至晉尚在也此說似近理蓋唐人之詩但取興象超妙至後人乃益研核情事耳不必以此爲分別也

王荊公詩亦如蘇說而崇甯中汪彥章藻一詩亦佳乃
曰花下山川長一身則亦以爲避秦人得仙也○劉賓
客之作雖自有寄託然遜諸公詩多矣郭茂倩並取入
樂府似未當

昔人稱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右丞加漠
漠陰陰字精彩數倍此說阮亭先生以爲夢囈蓋李嘉
祐中唐時人右丞何由預知而加以漠漠陰陰耶此大
可笑者也然右丞此句精神全在漠漠陰陰字上不得
以前說之謬而概斥之

岑嘉州詩忽思湘川老欲訪雲中君此乃後人用雲中
君之所本也與九歌原旨不同

嘉州之奇峭入唐以來所未有又加以邊塞之作奇氣
益出風會所感豪傑挺生遂不得不變出杜公矣
高常侍與岑嘉州不同鍾退谷之論阮亭已早辨之然
高之渾朴老成亦杜陵之先鞭也直至杜陵遂合諸公
爲一手耳

李東川王母歌云若能鍊魄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
此二語前人已言其寓意然篇中複道歌鐘杳將暮深

宮桃李飛成雪一句復不讓少陵麗人行楊花青鳥一
聯也東川句法之妙在高岑二家上

高之渾厚岑之奇峭雖各自成家然俱在少陵籠罩之中至李東川則不盡爾也學者欲從精密中推宕伸縮其必問津於東川乎

東川七律自杜公而外有唐詩人莫之與京徒以李滄溟瑞摹格調幾嫌太熟然東川之妙自非滄溟所能襲也

古人唱和自生感激若早朝大明宮之作並出壯麗慈